

## 上博二《容成氏》再編連

子居

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452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452)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2008年6月7日

說明：

- 1、本文為上博二《容成氏》篇的再編聯釋文。其中凡簡之殘端用 \ \ 符號表示；簡之完端用 \| 符號表示。
- 2、簡文中無法辨識的字，釋文中用口號表示，補字用 [ ] 表示。
- 3、【】內第一個數字為該簡在《上博二》中的編號，第二個數字為《上博二》所記該簡字數。
- 4、原簡以及各家釋文、相關討論，網上多有，故本文釋文部分釋字理由多為採納各家研究成果，請恕不一一說明。具體簡序與各家不同部分，文中再給出說明。

[尊] \| 盧氏、赫胥氏、蟠極氏<sup>①</sup>、倉頡氏、軒轅氏、神農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之有天下也，皆不授其子而授賢。其德首清而尚愛， \| <sup>②</sup>【01-43】  
 \| 其政治而不賞，官而不爵<sup>③</sup>，無厲於民，而治亂不共，故曰賢。及□\ \ 【43-24】 [□] \ \ 氏之有天下，厚愛而薄斂焉，身力以勞，百姓 \| 【35b-17】  
 \| 孝辰，方為三倍，求聲之紀：東方為三倍，西方為三倍，南方為三倍，北方為三倍，以匱於溪谷，濟於廣川，高山陞，藁林 \| 【31-44】  
 \| 入焉以行政。於是乎治爵而行祿，以襄（相）於有無<sup>④</sup>，有無通，通曰德遂衰\ \ 【32-23】\ \ 矣（？）。於是乎不賞不罰，不刑不殺，邦無飢人，道路無殤 \| 【04-19】  
 \| 死者。上下貴賤，各得其所。四海之外賓，四海之內貞。禽獸朝，魚鼈獻，有無通，匡天下之政，十又九年而王天下，三十有七 \| 【05-46】  
 \| 年而歿終。昔堯處於丹府與藿陵之間，堯踐施而時時賽，不勸而民力，不刑殺而無盜賊<sup>⑤</sup>，甚緩而民服。於是乎方 \| 【06-43】  
 \| 百里之中率，天下之人就，奉而立之，以為天子。於是乎方圓千里，於是乎持板正立，四向協和，懷以來天下之民。 \| 【07-43】  
 \| 是以視賢，履地戴天，篤義與信，會在天地之間，而包在四海之內，畢能其事，而立為天子。堯乃為之教，曰：“自 \| 【09-40】  
 \| 入焉，余穴窺焉，以求賢者而讓焉。”堯以天下讓於賢者，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。萬邦之君，皆以其邦讓於賢 \| 【10-42】  
 [者，而賢者莫之能受也。□□□之□□，皆以其□□]\ \ □讓於賢者，而賢者莫之能受也。於是乎天下之人，以 \| 【11-18】  
 \| 堯為善興賢，而卒立之。昔舜耕於鬲丘，陶於河濱，漁於雷澤，孝養父母，以善其親，乃及邦子。堯聞之 \| 【13-38】  
 \| 而美其行。堯於是乎為車十又五乘，以三從舜於畎畝之中，舜於是乎始免刈鉏耨鍤，介而坐之子。堯南面，舜北面，舜 \| 【14-45】  
 \ \ 於是乎始語堯天地人民之道。與之言政，悅簡以行；與之言樂， \| 【08a-24】 \ \ 悅和以長；與之言禮，悅故以不逆。堯乃悅。堯 \| 【08b-17】  
 ……[堯乃老，視不明]， \ \ 聽不聽。<sup>⑥</sup>堯有子九人，不以其子為後，見舜之賢也，而欲以為後。 \| 【12-18】  
 [舜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，不得已，然後敢受之。] \ \ 舜聽政三年，山陵不處，水潦不谷，乃立禹以為司空。禹既已 \| 【23-23】  
 \| 受命，乃草服、箬箬、茅蒲、蓍□，足□\ \ 【15-13】 \ \ 面乾皴，脛不生之毛。□溼涖流，禹親執耒耜，以陂明都之澤，決九河 \| 【24-26】

|| 之渫，於是乎夾州、徐州始可處。禹通淮與沂，東注之海，於是乎競州、莒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蕪與易，東注之 || 【25-41】  
|| 海，於是乎蕪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三江、五湖，東注之海，於是乎荊州、揚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伊洛，併瀘澗，東 || 【26-41】  
|| 注之河，於是乎豫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涇與渭，北注之河，於是乎盧州始可處也。禹乃從漢以南爲名谷五百，從 || 【27-43】  
|| 漢以北爲名谷五百。天下之民居定，乃飭食，乃立后稷以爲田。后稷既已受命，乃食於野，宿於野，復（穀）豢土，五年乃 || 【28-44】  
|| 穰。民有餘食，無求不得，民乃蹇，驕態始作，乃立咎繇以爲李。咎繇既已受命，乃辨陰陽之氣而聽其訟獄，三 || 【29-41】  
|| 年而天下之人無訟獄者，天下大和均。舜乃欲會天地之氣而聽誦之，乃立質以爲樂正。質既受命，作爲六律六 || 【30-43】  
|| 呂，辨爲五音，以定男女之聲。當是時也，癘疫不至，妖祥不行，禍災去亡，禽獸肥大，草木晉長。昔者天地之佐舜而 || 【16-43】  
|| 佑善，如是狀也。舜乃老，視不明，聽不聰。舜有子七人，不以其子爲後，見禹之賢也，而欲以爲後。禹乃五讓以天下之賢 || 【17-45】  
|| 者，不得已，然後敢受之。禹聽政三年，不製革，不刃金，不略矢。田無蔡，宅不空，關市無賦。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 || 【18-44】  
|| 者而繁實之。乃因迹以知遠，去苛而行簡。因民之欲，會天地之利。夫是以近者悅，而遠者自至。四海之內及， || 【19-42】  
|| 四海之外皆請貢。禹然後始爲之號旗，以辨其左右，使民毋惑。東方之旗以日，西方之旗以月，南方之旗以蛇， || 【20-42】  
|| 中正之旗以熊，北方之旗以鳥。禹然後始行以儉，衣不褻美，食不重味，朝不車逆，春不穀米，鬻不折骨，製 || 【21-40】  
|| 表皮尊。禹乃建鼓於廷，以爲民之有訟告者鼓焉。擊鼓，禹必速出，冬不敢以寒辭，夏不敢以暑辭。身言 || 【22-39】  
[□□□□□，下不] \亂泉。所曰聖人，其生易養也，其死易葬，去苛慝，是以爲名。禹有子五人，不以其子爲後，見 || 【33-34】  
|| 咎繇之賢也，而欲以爲後。咎繇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，遂稱疾不出而死。禹於是乎讓益，啓於是乎攻益自取。 || 【34-42】  
……\啓王天下十又六世而桀作。桀不述其先王之道，自爲 || 【35a-21】 [改爲，而]  
|| 不量其力之不足，起師以伐岷山氏，取其兩女琰琬，□北去其邦。墜爲丹宮，築爲璿室，飾爲瑤台，立爲玉門。其驕 || 【38-43】  
|| 泰如是狀。湯聞之，於是乎慎戒徵賢，德惠而不斂，藉三十仁而能之。如是而不可，然後從而攻之，降自戎遂，入自北 || 【39-44】  
|| 門，立於中塗。桀乃逃之歷山氏，湯又從而攻之，降自鳴條之遂，以伐高神之門。桀乃逃之南巢氏，湯又從而攻之， || 【40-43】  
|| 遂逃去之蒼梧之野。湯於是乎徵九州之師，以略四海之內，於是乎天下之兵大起，於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備。 || 【41-43】  
|| 當是時，強弱不治，衆寡不聽訟，天地四時之事不修。湯乃溥爲征籍，以征關市。民乃宜怨，虐疾始生，於是 || 【36-41】  
|| 乎有喑聾、跛眇、癯僂始起。湯乃謀戒求賢，乃立伊尹以爲佐。伊尹既已受命，乃執兵禁暴，詳得于民，遂密天 || 【37-42】  
|| 下，而一其志，而寢其兵，而官其材。於是乎喑聾執燭，瞽瞍鼓瑟，跛躡守門，侏儒爲矢，長者修宅，僂者枚數，癯 || 【02-40】  
|| 者煮鹽，宅憂者漁澤，僵棄不舉。凡民卑敝者，教而謀之，飲而食之，使役百官而月請之。故當是時也，無并 || 【03-40】  
[□□□□□□□□]\賊盜，夫是以得衆而王天下。湯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紂作。紂不述其先王之道，自爲改爲，於 || 【42-36】  
|| 是乎作爲九成之臺，寘孟炭其下，加園木於其上，使民道之。能遂者遂，不能遂者內而死。不從命者，從而桎梏之，於是 || 【44-45】  
|| 乎作爲金柅三千。既爲金柅，又爲酒池，厚樂於酒，尊夜以爲淫，不聽其邦之政。於是乎九邦叛之，豐、鎬、邠、豳、邶、鹿、 || 【45-43】  
|| 耆、崇、密須氏。文王聞之，曰：“雖君無道，臣敢勿事乎？雖父無道，子敢勿事乎？孰天子而可反？”紂聞之，乃出文王於 || 【46-42】  
|| 夏臺之下而問焉，曰：“九邦者其可來乎？”文王曰：“可。”文王於是乎素端□裳，以行九邦，七邦來服，豐鎬不服。文王乃起師以嚮 || 【47-47】  
|| 豐鎬，三鼓而進之，三鼓而退之，曰：“吾所知多存，一人爲無道，百姓其何罪？”豐鎬之民聞之，乃降文王。文王時故時，而教民 || 【48-46】

|| 時，高下肥瘠（磽）之利盡知之。知天之道，知地之利，使民不疾。昔者文王之佐紂也，如是狀也。文王崩，武王即位。武王 || 【49-43】  
|| 曰：“成德者，吾說而代之；其次，吾伐而代之。今紂爲無道，昏諸百姓，桎約諸侯，天將誅焉。吾勳天威之。”武王於 || 【50-41】  
|| 是乎作爲革車千乘，帶甲萬人，戊午之日，涉於孟津，至於共、滕之間，三軍大犯。武王乃出革車五百乘，帶甲三千， || 【51-43】  
|| 以少會諸侯之師於牧之野。紂不知其未有成政，而得失行於民之唇也，或亦起師以逆之。武王於是乎素冠弁，以告 || 【52-45】  
|| 閔于天，曰：“紂爲無道，昏諸百姓，桎約諸侯，絕種侮姓，土玉水酒，天將誅焉，吾勳天威之。”武王素甲以陳於殷郊，而殷 || 【53-44】  
容成氏【53 背】

① 螭極氏，原作“喬結氏”，黃人二先生以爲即高辛之父螭極，然蘇建洲先生引廖名春說以爲當是高辛氏，並引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“自玄囂與螭極皆不得在位”說證螭極非上古帝王，實則《史記》此說並不可信，螭極要是換上他那件在史籍中聲名顯赫的馬甲出來，想就不會有誰再認爲螭極不得在位了。且簡中諸氏，本即是大致同時並立的，非如《容成氏》此文及後世敷陳之爲歷代相繼的上古帝王者。故此處取黃人二先生說。

② 01 簡後，各家多從《上博二》原編聯以 02、03 簡系之，然這兩支簡的內容當屬伊尹事，下文有說，所以此處按文意做一下調整，以 43 簡及 35b 簡系于 01 簡後。

③ 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“天下無生而貴者也。繼世以立諸侯，象賢也。以官爵人，德之殺也。死而謚，今也。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謚。”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“聖人并包天地，澤及天下，而不知其誰氏。是故生無爵，死無謚，實不聚，名不立，此之謂大人。狗不以善吠爲良，人不以善言爲賢，而況爲大乎！夫爲大不足以為大，而況爲德乎！”《周禮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十有一曰以賢制爵，則民慎德。”《魏書·太祖紀》：“上古之治，尚德下名，有任而無爵，易治而事序，故邪謀息而不起，奸慝絕而不作。周姬之末，下凌上替，以號自定，以位制祿，卿世其官，大夫遂事，陽德不暢，議發家陪，故衅由此起，兵由此作。”可以類觀。《容成氏》文中先言“官而不爵”，則是仕而無祿，故無所取于民而自足。下言“及□□氏之有天下，厚愛而薄斂焉”，則是有所取于民，于前列各氏，稍有不及，所以下面提到“於是乎治爵而行祿”，且“躋於溪谷，濟於廣川，高山陞，藜林入焉以行政”，既通于有無，則是貴貨而有得，然尚能“不賞不罰，不刑不殺，邦無飢人，道路無殤死者”，以其治爵而貴貨，故有“上下貴賤，各得其所”，由通于有無，故“四海之外賓，四海之內貞。禽獸朝，魚鼈獻”。

④ 這裡沒有取郭永秉先生的“有虞同”一說，而是仍依李零先生原釋，原因如下：

1、《容成氏》或其他先秦古籍文例中都沒有郭永秉先生所言寫法。郭永秉先生那篇《從上博楚簡〈容成氏〉的“有虞迴”說到唐虞史事的疑問》里舉的例子，實際上並不合適。象“有窮后羿”，只見被稱爲后羿或羿、夷羿，沒見到有被稱爲“有窮羿”的情況。“有過澆”這個，原文當讀爲“昔有 過澆”而不是讀爲“昔有過澆”，類似的例子有《左傳》中的“昔有 颺叔安”、《詩經》中的“昔有 成湯”、《逸周書》中的“昔有 共工”等多例。而作“昔 有某某”的則不會再稱人名，如“昔 有虞氏興”、“昔 有扈氏爲義而亡”，郭文中提到的“虞思”、“虞遂”等，先秦文獻絕無一處寫爲“有虞思”、“有虞遂”這樣的形式，這就是差別所在。並且，《左傳·昭公八年》有言：“自幕至于瞽瞍，無違命，舜重之以明德。”可知有虞氏一直是家天下的，對他們而言，完全談不到從誰誰處受讓這種情況，因此這就與郭釋《容成氏》內容不符了。

2、若“有虞迥”以“□□氏”之政为“德速衰”，那么对“有虞迥”而言，合理的选择有两个：一种选择为象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的伯成子高那样“耕而不顾”，不受禅让；另一种选择为扭转“德速衰”的局面以其回归至治。而实际上，下文不但没说明“有虞迥”采取了什么应对态度，而且按郭先生的编联，直接就跳到了“有虞迥匡天下之政”，且其政为“不赏不罚，不刑不杀，邦无饥人，道路无殍死者。上下贵贱，各得其所。四海之外宾，四海之内贞。禽兽朝，鱼鳖献”这样的状况，虽仍可言治，但相对于之前诸氏的“治而不赏，官而不爵，无利于民，而治乱不共”无疑属于等而下之的情况，那么“有虞迥匡天下之政”从何谈起呢？既未能让，亦未能匡，“有虞迥”何以为贤？

3、若此处是□□氏让于“有虞同”，那么完全可以并入前面所列各氏“不授其子而授贤”而无须另列，而若“□□氏”未行让贤之事，就有必要单独说明当时状况了，而且也与下面尧未从任何人处受让的情况相符。

所以，释“又吴同”为“有虞迥”恐不足取。至于郭永秉提到的“吴”与“无”声纽甚远的问题，这里可举顏世鉉先生《上博楚竹書散論（四）》注文中提到的“疑、明相通，是牙音通唇音的現象；參前引陸志韋先生書（《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 一》），頁 270-273。”黃天樹先生《商代文字的構造與“二書”說》文中也言及“古音‘牧’在明紐職部，‘牛’在疑紐之部。韻部陰入對轉，聲母發音方法相同。牧，從支從牛，牛亦聲。”等内容，或是疑、明可通之例。又，周伐余无之戎，当即后世之涂吾，则吾无相通，亦可有证。《山海经》中禺号禹强之后名无继、无肠，则是禺、无音变的史证。

且“有无通”本即古代一重要观念，如

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：“懋迁有无”

《晏子春秋》其取财也，权有无，均贫富，不以养嗜欲

《尉繚子·原官》知国有无之数，用其佚也。

《大戴礼记》彼以其钱取之左。用之于右。贸迁有无。周而通之。海内一家。何患焉。

《韩诗外传》八家相保，出入更守，疾病相忧，患难相救，有无相贷，饮食相召，嫁娶相谋，渔猎分得，仁恩施行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。

《盐铁论·本义》大夫曰：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。

《盐铁论·本义》江南之柁梓竹箭，燕、齐之鱼盐旃裘，兖、豫之漆丝絺纈，养生送终之具也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，服牛驾马，以达陵陆；致远穷深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。（可见高山深林之意）

《盐铁论·通有》大夫曰：五行，东方木，而丹章有金铜之山；南方火，而交趾有大海之川；西方金，而蜀陇有名材之林；北方水，而幽都有积沙之地。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。

《通典·食货八·钱币上》：“自神农列廛于国，以聚：嘴帛，日中为市，以交有无。”

《太白阴经·国有富强篇》因地之利者，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，器用不备也；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，商旅不备也。通四方之珍异，以有易无，谓之商旅。

又，《庄子·胠篋》言：“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，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，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。”则以诸氏之时为“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”者，故无所通于有无，正与 43 简“治而不赏，官而不爵”相应，为至治之世。下至“□□氏”，则“厚愛而薄斂……治爵而行祿，以襄於有无”，故虽有无通，但却是导民趋利之始，所以说“德遂衰矣”，这一点与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的以禹时“赏罚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后世之乱自此始”不同，是将德

之衰溯及到“□□氏”厚愛薄斂、治爵行祿，通于有无这样的行为。另外，《庄子·天地》篇还提到“有虞氏之药疡也，秃而施髡，病而求医。孝子操药以修慈父，其色焦然，圣人羞之。至德之世，不尚贤，不使能，上如标枝，民如野鹿。端正而不知以为义，相爱而不知以为仁，实而不知以为忠，当而不知以为信，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。是故行而无迹，事而无传。”正与《胠篋》中上古诸氏皆“行而无迹，事而无传”观念相应，而《容成氏》则数及各氏君王“不授其子而授贤”之事，这当是《容成氏》成文时受到尚贤思想盛行的影响，从而对《庄子·胠篋》等已有之说的改造，《容成氏》文中所列诸氏，各家已多言与《庄子·胠篋》、部分《六韬佚文》相近，然以《容成氏》前面缺一简计，则所列诸氏更远多于《胠篋》等，所以由这些情况或可推测，《容成氏》成文时间与《胠篋》等相比要更晚些。《胠篋》中提到“十二世有齐国”的田氏代齐事件，又提到“鲁酒薄而邯鄲围”，但却没提“子之之乱”这么有利的证据，故《胠篋》篇中史事或可为时间上限，与燕王让国的时间下限对观，《容成氏》成文大致在此之间。不过这些终非确证，列此待考。

⑤ 此则是有爵赏而无刑杀，相比较于前面“□□氏”的“不賞不罰，不刑不殺”，又等而下之了。

⑥ “堯乃老，視不明，聽不聰”实际上与《竹书纪年》中记载的“尧德衰”是同一事指的两种措辞，“禅让”与“篡夺”也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视角。形式上的说法就是“禅让”，诛心之论就是“篡夺”，一者重名，一者重实。

⑦ 陈剑先生推测“质”、“契”本为一人，甚是。

⑧ “南方之旗以蛇……北方之旗以鳥。”看似难晓，其实南北互易一下，就平平无奇了。《通典》卷第六十六：“夏氏奚仲为车正，建旗旂旒，以别尊卑等级。”若以旂为旗之误，则亦是熊虎为旗、鸟隼为旗、龟蛇为旒。

⑨ 桀之逃与舜之征，皆是向西而非向南。由《墨子·节葬下》：“舜西教乎七戎，道死，葬南己之市。”及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：“伊尹以告汤。商涸旱，汤犹发师，以信伊尹之盟。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，西以进。未接刃而桀走，逐之至大沙。身体离散，为天下戮。”可知。而舜葬南方苍梧之野则是楚国据有南方苍梧以后的才产生的讹传。

《容成氏》中桀败亡的地名次序是戎遂、北门、歷山氏、鳴條之遂、高神之门、南巢氏、蒼梧之野，而传世史籍中则有

《書序》：“伊尹相湯伐桀，升自陬，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，作《湯誓》。”

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：“桀敗於有娥之虛，桀奔於鳴條，夏師敗績。湯遂伐三脰，俘厥寶玉……於是諸侯畢服，湯乃踐天子位，平定海內。”

《史記·夏本紀》：“湯遂率兵以伐夏桀。桀走鳴條，遂放而死。”

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：“成湯伐夏桀于章山，克之。”

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：“湯革車三百，困之鳴條，擒之焦門。”

《呂氏春秋·仲秋紀·簡選》：“殷湯良車七十乘，必死士六千人，以戊子戰於郟，遂禽推移、大犧，登自鳴條，乃入巢門，遂有夏。”

《太平禦覽》卷八二“皇王部”引《竹書紀年》：“湯遂滅夏，桀逃南巢氏。”

《太平御覽·卷八十二》引《帝王世紀》：“帝桀淫虐有才力，能伸钩索铁，手搏熊虎。多求美女以充后宫，为琼室、瑶台，金柱三千，……汤来伐桀，以乙卯

日战于鸣条之野，桀未战而败绩。汤追至大涉，遂禽桀於焦，放之历山，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，奔于南巢之山而死。”

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：“（湯）乃整兵鳴條，困夏南巢，譙以其過，放之歷山。”

《呂氏春秋·仲秋紀·論威》：“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。”

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桀死於亭山。”

《史记》所记有娥之虚、鸣条顺序与《容成氏》是一致的，《山海经》的章山为历山的异名，夏桀败于此。《淮南子》、《帝王世纪》皆错置历山在鸣条之野后，误。舜卒于鸣条，葬于苍梧，非为一地，以鸣条即苍梧者，亦误。

⑩ 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桀败于有娥之虚，桀奔于鸣条，夏师败绩。汤遂伐三嶠，俘厥宝玉……于是诸侯毕服，汤乃践天子位，平定海内。”以汤平定海内故，才使得天下之兵大起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十三引《帝王世纪》曰：“诸侯由是咸叛桀附汤，同日贡职者五百国，三年而天下悉服。”又引《尚书中候》曰：“天乙受神福，伐桀克。三年，天下悉合。”可见“湯於是乎徵九州之師，以略四海之內”者，其历时或竟有三年之久，无怪乎“天下之兵大起，於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備”了。

(1) 前面因为“湯乃溥爲征籍，以征關市。民乃宜怨，虐疾始生，於是乎有喑聾、跛眇、癯僂始起”，后面才有伊尹“而一其志，而寢其兵，而官其材。於是乎喑聾執燭，瞽瞍鼓瑟，跛躄守門，侏儒爲矢，長者修宅，僂者枚數，癯者煮鹽，宅憂者漁澤，僵棄不舉。凡民卑敝者，教而謀之，飲而食之，使役百官而月請之。”的弥补之举，所以 02 简、03 简当接于 37 简之后，伊尹的这种因人而任的“官其材”措施，传世史籍中也有相似记载，如：

《淮南子·齐俗訓》：“故伊尹之兴土功也，修胫者使之跣屨，强脊者使之负土，眇者使之准，伛者使之涂，各有所宜，而人性齐矣。”

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七引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伊尹曰，兴土功也，修脚者，使之蹠铍；强脊者，使之负土。”又卷三十九引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故伊尹之兴土功也，修脚者使之蹠铍，强肤者使之负土。”

与“官其材”稍为有别的是“官有材”观念，如：

《逸周书·大聚解》：“泉深而鱼鳖归之，草木茂而鸟兽归之；称贤使能，官有材而士归之”

《群书治要》卷三十一引《虎韬》：“任贤使能而官有材”

(2) 各家多以“夏台”为“羑里”之误，查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二及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〇引《太公六韬》曰：“武王登夏台，以临殷民。”则或本即有此另说。

[尊] 〓 盧氏、赫胥氏、蟠極氏<sup>①</sup>、倉頡氏、軒轅氏、神農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之有天下也，皆不授其子而授賢。其德首清而尚愛， 〓<sup>②</sup>【01-43】

〓 其政治而不賞，官而不爵<sup>③</sup>，無厲於民，而治亂不共，故曰賢。及□〓【43-24】[□]〓氏之有天下，厚愛而薄斂焉，身力以勞，百姓 〓【35b-17】

〓 孝辰，方爲三倍，求聲之紀：東方爲三倍，西方爲三倍，南方爲三倍，北方爲三倍，以匱於溪谷，濟於廣川，高山陞，蓁林 〓【31-44】

〓 入焉以行政。於是乎治爵而行祿，以襄（相）於有无<sup>④</sup>，有无通，通曰德遂衰〓【32-23】〓矣（？）。於是乎不賞不罰，不刑不殺，邦無飢人，道路無殤 〓【04-19】

〓 死者。上下貴賤，各得其所。四海之外賓，四海之內貞。禽獸朝，魚鼈獻，有无通，匡天下之政十又九年而王天下，三十有七 〓【05-46】

|| 年而歿終。昔堯處於丹府與藿陵之間，堯踐施而時之賽，不勸而民力，不刑殺而無盜賊<sup>㉔</sup>，甚緩而民服。於是乎方 || 【06-43】  
|| 百里之中率，天下之人就，奉而立之，以爲天子。於是乎方圓千里，於是乎持板正立，四向協和，懷以來天下之民。 || 【07-43】  
|| 是以視賢，“履地戴天，篤義與信，會在天地之間，而包在四海之內，畢能其事，而立爲天子。”堯乃爲之教，曰：“自 || 【09-40】  
|| 入焉，余穴窺焉，以求賢者而讓焉。”堯以天下讓於賢者，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。萬邦之君，皆以其邦讓於賢 || 【10-42】  
[者，而賢者莫之能受也。□□□之□□，皆以其□□] \\ □讓於賢者，而賢者莫之能受也。於是乎天下之人，以 || 【11-18】  
|| 堯爲善興賢，而卒立之。昔舜耕於鬲丘，陶於河濱，漁於雷澤，孝養父母，以善其親，乃及邦子。堯聞之 || 【13-38】  
|| 而美其行。堯於是乎爲車十又五乘，以三從舜於畎畝之中，舜於是乎始免刈鉏耨鍤介而坐之子。堯南面，舜北面，舜 || 【14-45】  
\\ 於是乎始語堯天地人民之道。與之言政，悅簡以行；與之言樂， \\ 【08a-24】 \\ 悅和以長；與之言禮，悅故以不逆。堯乃悅。堯 \\ 【08b-17】  
……[堯乃老，視不明]， \\ 聽不聽。<sup>㉕</sup>堯有子九人，不以其子爲後，見舜之賢也，而欲以爲後。 || 【12-18】  
[舜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，不得已，然後敢受之。] \\ 舜聽政三年，山陵不處，水潦不谷，乃立禹以爲司空。禹既已 || 【23-23】  
|| 受命，乃草服、箬簪、茅蒲、蓍□，足□ \\ 【15-13】 \\ 面乾皴，脛不生之毛。□漑漑流，禹親執耒耜，以陂明都之澤，決九河 || 【24-26】  
|| 之渫，於是乎夾州、徐州始可處。禹通淮與沂，東注之海，於是乎競州、莒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蕩與易，東注之 || 【25-41】  
|| 海，於是乎蓆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三江、五湖，東注之海，於是乎荊州、揚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伊洛，併瀘澗，東 || 【26-41】  
|| 注之河，於是乎豫州始可處也。禹乃通涇與渭，北注之河，於是乎盧州始可處也。禹乃從漢以南爲名谷五百，從 || 【27-43】  
|| 漢以北爲名谷五百。天下之民居定，乃飭食，乃立后稷以爲田。后稷既已受命，乃食於野，宿於野，復（穀）豢土，五年乃 || 【28-44】  
|| 穰。民有餘食，無求不得，民乃息，驕態始作，乃立咎繇以爲李。咎繇既已受命，乃辨陰陽之氣而聽其訟獄，三 || 【29-41】  
|| 年而天下之人無訟獄者，天下大和均。舜乃欲會天地之氣而聽誦之，乃立質以爲樂正。<sup>㉖</sup>質既受命，作爲六律六 || 【30-43】  
|| 呂，辨爲五音，以定男女之聲。當是時也，癘疫不至，妖祥不行，禍災去亡，禽獸肥大，草木晉長。昔者天地之佐舜而 || 【16-43】  
|| 佑善，如是狀也。舜乃老，視不明，聽不聽。舜有子七人，不以其子爲後，見禹之賢也，而欲以爲後。禹乃五讓以天下之賢 || 【17-45】  
|| 者，不得已，然後敢受之。禹聽政三年，不製革，不刃金，不略矢。田無蔡，宅不空，關市無賦。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 || 【18-44】  
|| 者而繁實之。乃因迓以知遠，去苛而行簡。因民之欲，會天地之利。夫是以近者悅，而遠者自至。四海之內及， || 【19-42】  
|| 四海之外皆請貢。禹然後始爲之號旗，以辨其左右，使民毋惑。東方之旗以日，西方之旗以月，南方之旗以蛇， || 【20-42】  
|| 中正之旗以熊，北方之旗以鳥。<sup>㉗</sup>禹然後始行以儉，衣不褻美，食不重味，朝不車逆，春不穀米，鬻不折骨，製 || 【21-40】  
|| 表皮尊。禹乃建鼓於廷，以爲民之有訟告者鼓焉。擊鼓，禹必速出，冬不敢以寒辭，夏不敢以暑辭。身言 || 【22-39】  
[□□□□□，下不] \\ 亂泉。所曰聖人，其生易養也，其死易葬，去苛慝，是以爲名。禹有子五人，不以其子爲後，見 || 【33-34】  
|| 咎繇之賢也，而欲以爲後。咎繇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，遂稱疾不出而死。禹於是乎讓益，啓於是乎攻益自取。 || 【34-42】  
……\\ 啓王天下十又六世而桀作。桀不述其先王之道，自爲 \\ 【35a-21】 [改爲，而]  
|| 不量其力之不足，起師以伐岷山氏，取其兩女琰琬，□北去其邦。墜爲丹宮，築爲璿室，飾爲瑤台，立爲玉門。其驕 || 【38-43】  
|| 泰如是狀。湯聞之，於是乎慎戒徵賢，德惠而不斂，積三十仁而能之。如是而不可，然後從而攻之，降自戎遂，入自北 || 【39-44】  
|| 門，立於中塗。桀乃逃之歷山氏，湯又從而攻之，降自鳴條之遂，以伐高神之門。桀乃逃之南巢氏，湯又從而攻之， || 【40-43】

|| 遂逃去之蒼梧之野。<sup>㉔</sup>湯於是乎徵九州之師，以略四海之內，於是乎天下之兵大起，於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備。|| <sup>㉕</sup>【41-43】

|| 當是時，強弱不治，衆寡不聽，天地四時之事不修。湯乃溥爲征籍，以征關市。民乃宜怨，虐疾始生，於是|| 【36-41】

|| 乎有喑聾、跛眇、癯僂始起。湯乃謀戒求賢，乃立伊尹以爲佐。伊尹既已受命，乃執兵禁暴，詳得于民，遂密天|| <sup>㉖</sup>【37-42】

|| 下，而一其志，而寢其兵，而官其材。於是乎喑聾執燭，瞽瞍鼓瑟，跛躄守門，侏儒爲矢，長者修宅，僂者枚數，癯|| 【02-40】

|| 者煮鹽，宅憂者漁澤，僵棄不舉。凡民卑敝者，教而謀之，飲而食之，使役百官而月請之。故當是時也，無并|| 【03-40】

[□□□□□□□□] \\ 賊盜，夫是以得衆而王天下。湯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紂作。紂不述其先王之道，自爲改爲，於|| 【42-36】

|| 是乎作爲九成之臺，寘盂炭其下，加園木於其上，使民道之。能遂者遂，不能遂者內而死。不從命者，從而桎梏之，於是|| 【44-45】

|| 乎作爲金柅三千。既爲金柅，又爲酒池，厚樂於酒，尊夜以爲淫，不聽其邦之政。於是乎九邦叛之，豐、鎬、邠、營、邶、鹿、|| 【45-43】

|| 耆、崇、密須氏。文王聞之，曰：“雖君無道，臣敢勿事乎？雖父無道，子敢勿事乎？孰天子而可反？”紂聞之，乃出文王於|| 【46-42】

|| 夏臺<sup>㉗</sup>之下而問焉，曰：“九邦者其可來乎？”文王曰：“可。”文王於是乎素端衣裳，以行九邦，七邦來服，豐鎬不服。文王乃起師以嚮|| 【47-47】

|| 豐鎬，三鼓而進之，三鼓而退之，曰：“吾所知多存，一人爲無道，百姓其何罪？”豐鎬之民聞之，乃降文王。文王時故時，而教民|| 【48-46】

|| 時，高下肥瘠（礪）之利盡知之。知天之道，知地之利，使民不疾。昔者文王之佐紂也，如是狀也。文王崩，武王即位。武王|| 【49-43】

|| 曰：“成德者，吾說而代之；其次，吾伐而代之。今紂爲無道，昏諸百姓，桎約諸侯，天將誅焉。吾勳天威之。”武王於|| 【50-41】

|| 是乎作爲革車千乘，帶甲萬人，戊午之日，涉於孟津，至於共、滕之間，三軍大犯。武王乃出革車五百乘，帶甲三千，|| 【51-43】

|| 以少會諸侯之師於牧之野。紂不知其未有成政，而得失行於民之唇也，或亦起師以逆之。武王於是乎素冠弁，以告|| 【52-45】

|| 閔于天，曰：“紂爲無道，昏諸百姓，桎約諸侯，絕種侮姓，土玉水酒，天將誅焉，吾勳天威之。”武王素甲以陳於殷郊，而殷|| 【53-44】

容成氏【53 背】